秦漢書疏

西漢書疏卷之三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武帝

東方朔 平原厭次人字曼倩大中大夫給事中

諫起上林苑疏

上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悅稱善時朔

在傍進諫曰

臣聞謙遜靜愨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

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姓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
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䵷魚
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
爲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絶陂池水澤之
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
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其不可一也且盛荆
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兎之苑大虎狼之墟又
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
而悲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
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

無隄之輿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

化民有道對

武帝末年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以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久遠臣不敢

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韋帶劒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宫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藂珍怪撞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

衢却走馬視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公孫弘 菑川人 丞相

賢良策

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至大常上策詔諸儒對武帝賢良策問治道

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

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
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
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
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
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
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逡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
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
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
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
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

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待

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

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憙不足以奉大對

司馬相如（蜀成都人字長卿中郎將）

諫獵

相如從上至長楊獵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秦武王力士舉龍文鼎者也）捷言慶忌（吳王僚之字）勇期賁育（賁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音動天夏育亦古之猛士）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

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

（鹽鐵論云無銜橛而禦捍馬是也）

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内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盖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

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吾丘壽王光祿大夫侍中

議禁民挾弓弩

丞相公孫弘言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臣愚以爲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

曰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

暴寡海內抏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意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此言并譏弘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

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有四方折禦之事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

韓安國字長孺梁城安人御史大夫

議和親

建元六年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數爲邊吏習知胡事議欲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古不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勢必危殆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

唐蒙 中郎將

上書請通夜郎

南越王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絶竊聞夜郎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柯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道爲置吏

壺關三老茂

上書救太子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

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堯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嫡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繆是以親戚之路隔絶而不通太子進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

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
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
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
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
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
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
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
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
太子之非亟罷甲兵毋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
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

司馬遷 子長大史令

上言救李陵

上聞李陵敗降匈奴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群臣皆罪陵上以問司馬遷遷上言曰

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媒蘖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輮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

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擒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

伍被 楚人子胥後 淮南中郎

諫淮南王安

淮南王安削地之後其爲反謀益甚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被悵然曰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被父母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諫曰

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内不朞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吴楚亦足以揄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爲吳王之聽昔秦絶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盖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爲

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童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

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復不朝王四郡之

衆地方數千里内鑄消銅以爲錢東煑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在梁碭之間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絶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民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

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以紂先自絶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絶命之書為群臣先死於東宮也

漢宣帝

魏相 字弱翁定陶人丞相封高平侯

諫擊匈奴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

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此引老子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旱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

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乃止

表奏陰陽月令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

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木爲仁仁者生生者圜故爲規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火爲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金爲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水爲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爲權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土爲信信者誠誠者宜故爲繩玆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

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孰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

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
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
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
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
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
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
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
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
御史大夫朝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
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

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路温舒字長君鉅鹿人

上尚德緩刑書

宣帝初即位温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讀曰覇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

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廼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

愼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
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絶以應天
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
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
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
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
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亡天下也方今天下
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
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
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𢇍者不可復屬（𢇍古絶字）書曰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周悉致之法中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

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義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深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趙充國 字翁孫隴西上邽人後將軍

上屯田奏一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粮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茭乾芻也藁禾稈也石百二十斤）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以兵碎也故臣愚按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

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上屯田奏二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兵法之辭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薦稠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般音班還也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諭也羌虜即羌賊此坐

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
事步兵九校（一部為一校也）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
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
肥饒之墜（墜古地字）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
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
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
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
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
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
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墯之患坐得必勝之

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也）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信讀曰申）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上屯田奏三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

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産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樵與譙同謂爲高樓以望敵也）校聯不絕（說文解字云校材因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闌禽獸也今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便兵弩飭鬭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

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冦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累重謂妻子也）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冦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卒讀曰猝）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爲小冦則出兵可也（亶讀曰但）即今同是（俱不能止小冦盜）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

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視讀曰示）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澹古贍字）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成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媮苟且也慊亦嫌字）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

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
陛下寛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
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王吉子陽琅邪皋虞人博士諫大夫

諫昌邑王游獵

初吉舉賢良爲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
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
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怛古怛字說曰是
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

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縣名音房預）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虖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虖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匽薄（匽與偃同言遇疾風則偃靡也）數以耎脃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受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

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藏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輳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

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上䟽言得失

宣帝即位頗修武帝故事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任用能吏吉上䟽言得失曰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

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人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罰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

不可復脩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也寖漸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大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

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京兆

上孝宣帝封事

宣帝封霍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爲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簒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眺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

失度妖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

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耿書不能文也故伊尹匡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

諫王太后游獵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葉陽秦昭王后也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不食鳥獸之肉樊姬楚莊王姬也口非惡甘旨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耆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

輜軿下堂則從傅母（輜軿衣車也）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歛制不從恣之義也（從讀曰縱）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雖歡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

奏黃覇議鬭神雀

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覇以爲神爵議欲以聞敞奏覇曰

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

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
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爲
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
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
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
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
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以
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
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
爲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

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
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
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
相也誠恐群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
法令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僞貌有
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爲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
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
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
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
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

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撿式毋得擅爲條教敢挾詐僞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

龔遂 字少卿 平陽人

對安渤海

丞相御史舉遂上以爲渤海大守宣帝召遂問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其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

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

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荅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

蕭望之 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御史大夫關內侯

對災異問

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耶下少府宋畸問狀無

有所諱望之對曰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美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埶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木心樹之本株）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

上疏言諫官補郡

是時選儒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
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朝遠爲郡
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
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
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
新通於機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
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
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
對滅匈奴

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因欲舉兵滅之詔遣韓增張延壽楊惲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

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士匄晉大夫范宣子也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弟順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

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

薛廣德

上書諫射獵

上幸甘泉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

曰

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

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

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鄭昌

上書訟蓋寬饒

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上書訟寬饒曰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隷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在於外也）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

無名氏

爲徐福上書

初茂陵徐福上疏言霍氏大盛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不報後禹山等謀不軌事覺禹要斬夫人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連坐誅滅者數十家皇后廢處昭臺宮封告者皆爲列侯至是人爲徐福上書曰

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皆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

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

太子官屬對

上以平恩侯許伯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

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

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
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

霍光（字子孟 博陸侯）

謝昌邑王

昌邑王既廢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
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
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
泣而去

魏相

奏行便宜故事

相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

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餧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寃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

波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按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二年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救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踊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

西漢書疏卷之三 終